

欧 文·肖

富人,穷人



当代外国文学

第一部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

1

田径教练唐奈利先生这天提前结束训练，因为亨利·富勒的父亲到中学运动场告诉亨利说，他们刚接到华盛顿打来的电报，说是亨利的哥哥已经在德国阵亡。亨利是田径队里铅球推得最远的运动员。唐奈利先生让亨利单独进去换了衣服后跟他父亲一起回家，随后吹哨集合全队人员，宣布说：为了向死者致敬，现在大家都可以回家了。

垒球队在内场练球，可是那天下午队里没有人死掉哥哥，因此训练继续进行。

鲁道夫·乔达虚(二分二十秒低栏赛跑运动员)走进更衣室洗了个淋浴，虽说他跑得不多，还没出汗。家里老是没有热水，他只要有可能，总在体育馆洗澡。这所中学在一九二七年人人有钱的年代建成，浴室很宽敞，热水供应很充足。学校里甚至还有个游泳池。平时训练完毕，鲁道夫还去游泳，但今天没去，为了向死者致敬。

孩子们在更衣室里讲话声音很低，不再象平常那样打打闹闹。队长史密利站到长凳上说，如果给亨利的哥哥开追悼会，大家应该出份子买一个花圈。他认为，每人出五毛钱就够

了。从孩子们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谁出得起五毛钱，谁出不起。鲁道夫出不起，但竭力装出一副出得起的样子。那些答应得最痛快孩子都是有钱人家，家长在学期结束前总带他们到纽约市买一年穿的衣服。鲁道夫买衣服却是在菲利普港镇上波恩斯坦的百货商店。

但他的衣著很整洁，戴着硬领和领带，防风皮外套里面穿着运动衣，那条棕色长裤是一套旧西服上的，土装的胳膊肘已经磨损，不能穿了。亨利·富勒属于那类从纽约买衣服的孩子，但鲁道夫清楚地知道，今天下午亨利已经不能从这一事实中感到什么乐趣了。

鲁道夫迅速地离开更衣室，因为他不愿跟其他人一起回家，谈论亨利·富勒哥哥的事。他跟亨利的关系不算太密切——亨利太笨，一般掷重运动员都有点笨头笨脑——他不想装模作样地表示太多的同情。

学校在镇上的住宅区，位于商业中心的东北部，周围都是半挨半不挨的单家住房，这些房舍在市镇发展时期差不多与学校同时建造。它们本来都是一个格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屋主把窗框和门户油漆成不同的颜色，有几家还加了凸窗或阳台，徒然想使自己屋子的外表有所不同。

鲁道夫手里拿着书，迈着大步，在学校附近有裂缝的人行道上行走。那时正当初春季节，天气不十分冷，但刮着风，他由于下午的体育锻炼比较轻松，时间又短，因此觉得心情舒畅，有种过假日的感觉。大多数树木已吐嫩叶，到处是蓓蕾。

学校建筑在山上，他望得见下面的赫德森河，冷森森的，仍带着冬天的寒意，他也看得见镇上几座教堂的尖顶，在南边

远处，看得见博伊兰砖瓦厂的烟囱，那是他姐姐格丽卿工作的地方，沿河还看得见纽约铁路中枢的路轨。菲利普港不是个漂亮的市镇，虽说过去市容很美丽，殖民地时期的白色大宅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坚实石头交织在一起。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使不少陌生人涌入市镇，而且来的都是劳动人民，他们的狭窄阴暗的家宅象蜘蛛网一样分布在市镇各处。接着，经济萧条差不多使所有的人都失了业，那些偷工减料盖成的房子也都无人照料，正如鲁道夫的母亲所抱怨的那样，整个市镇简直成了一个贫民窟。但严格说来这话并不确实。市镇的北部仍有许多豪华的大宅和宽阔的街道，而且不管日子好过不好过，这些宅邸都维持了下来。甚至在那些败落的市区里，也照样有一些大宅，由于宅主人不肯出走，宅前仍有肥沃的草坪和老树，外貌还过得去。

战争再一次使菲利普港繁荣起来，砖瓦厂和水泥厂都蓬勃发展，连皮革厂和巴伊菲尔鞋厂在接受军事订货后也重振旗鼓。可是在战争时期，人们忙于其他事务，谁也顾不上外表，结果，这个市镇看上去简直比过去还要破落。

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市镇，它在刮风的午后阳光下显得杂乱无章，不成格局，鲁道夫不由得心中暗想，不知有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它或者占领它，就象亨利·富勒的哥哥为了攻占德国某个无名的市镇牺牲他的生命一样。

他暗自希望战争再延续两年，虽说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他很快就十七岁了，再过一年就可以参军。他幻想自己戴着少尉的银色杠杠，向一个士兵回礼，在机枪的火力

下挥手要一个排跟着他冲锋。这才是一个男子汉应有的经历。他很惋惜现在已经没有骑兵。那才威风哩——挥舞着马刀，跃马奔驰，向可鄙的敌人冲杀。

在家里，象这样的事他连提都不敢提。只要有人隐约提到仗可能打下去，鲁道夫可能应征入伍，他母亲就会歇斯底里发作。他知道有些少年谎报了年龄去参军——传说中有十五岁甚至十四岁的少年参加了海军，还获得了勋章——但他不能瞒着母亲做这样的事。

象往常一样，他绕了个弯，经过勒诺小姐住的房子，但不见她的人影。勒诺小姐是他的法语老师。

于是他走向百老汇路，这是镇上的主要街道，跟河平行，从纽约去奥尔巴尼的公路也经过这里。他梦想着有一辆汽车，一辆象他看到的从镇上疾驰而过的那种汽车。他一旦有了汽车，就每个周末都去纽约。他还说不出自己到纽约去干什么，但他肯定要去。

百老汇是条难以形容的通衢大道，各式各样的店铺混杂在一起，肉店和市场隔壁是一些出售妇女服装、廉价首饰和体育用品的大商店。他象平常一样在海陆军用品商店的橱窗前停住脚步，观看和劳动鞋、卡其军裤、卡其军衬衫、手电筒、单开小刀等陈列在一起的钓鱼用具。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钓鱼竿，那竿很细很华贵，带着一卷卷值钱的钓丝。他平日在河里钓鱼，到了钓鲑鱼季节就到向公众开放的溪里钓鲑鱼，但他的用具很原始。

他穿过另一条短街，往左拐到文德霍夫街，他家就在那里。文德霍夫街和百老汇街平行，似乎竭力想仿效它，但仿效

得很不高明，就象一个穷人穿着臃肿的衣服和磨损了的鞋子，却要装作刚坐凯迪拉克轿车到达。店铺都很小，陈设在橱窗里的商品都蒙着一层灰尘，仿佛那些店主人明知道一切努力实际上都是白费。有好几家店铺的前门仍钉着木板，都是在一九三〇年或一九三一年关闭的。战前铺设新下水道的时候，工程建设局把遮蔽人行道的树木统统锯掉了，此后谁也想不到再种植新树。文德霍夫是条长街，离他家越近，街道就显得越发寒伦，仿佛光是往南走就会使你精神委顿下来。

他母亲站在面包房的柜台后面，肩上裹着一条披巾，因为她身上老发冷。房屋在拐角上，因此装有两扇大窗户，他母亲老是抱怨，尽管装着窗玻璃，却无法使铺子保暖。她当时正往一个棕色纸袋里装一打硬面包圈，是卖给一个小姑娘的。店铺前面的橱窗里陈列着蛋糕和果馅饼，但这些都不是在地下室里自制的。负责做面包和糕点的是他父亲，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决定自己做糕点划不来，现在有一家大食品公司的卡车每天早晨停到店门口送糕点，阿克塞尔自己就只做面包和面包圈。糕点在橱窗里如果放了三天卖不出去，他父亲就拿到楼上让全家吃。

鲁道夫进去吻了下他母亲，她轻轻地拍着他的脸颊。她老是显得疲倦不堪，老是眯起眼睛，因为她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烟都进了她的眼睛。

“怎么这样早？”她问。

“今天训练时间短，”他说。他没说什么。“我来照顾这儿。您现在可以上楼去啦。”

“谢谢你，”她说。“我的鲁迪。”她又吻了他一下。她对他

非常亲昵。他很希望她偶尔也吻吻他弟弟或者他姐姐，但她从来不吻他们。他也从来没看见他母亲吻过他父亲。

“我上楼去准备晚餐，”她说。家里就是她一个人管晚饭叫晚餐。鲁道夫的父亲负责采购，因为他怪他妻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买食物又分别不出质量好坏，不过饭菜通常都由她烧。

她从前门出去。他家住在三层楼，从店里没有门直通门道和楼梯。他从陈列的糕点中望出去，看见他母亲经过橱窗，冷风吹到她身上时还打了个寒颤。他很难想象她才四十出头。她的头发已经斑白，走起路来象个老太婆那样拖着脚步。

他拿出一本书来读。铺子还要营业一个小时，时间将会过得很慢。他读的那本书是柏克^①的演讲：《论与殖民地和解》，预习语文课。这篇演讲是那么有说服力，你简直弄不明白国会里那班应该是很聪明的人怎么会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们要是听了柏克的话，美国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有公爵、侯爵和城堡？他倒很喜欢这一切。鲁道夫·乔达虚爵士，菲利普港王室禁卫军上校。

一个意大利工人进来买一只白面包。鲁道夫放下柏克的演讲去招待他了。

一家人都在厨房里吃饭。由于父亲的工作时间不同，只有晚饭才全家一起吃。今天晚上吃的是炖羊羔。尽管有配给制度，他们仍旧经常有很多肉吃，因为鲁道夫的父亲和卖肉的

① 柏克，即爱德蒙·柏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演说家。

很有交情。哈斯先生也是德国人，所以常常不要肉票。在亨利·富勒获悉他哥哥阵亡消息的同一天吃着黑市羊肉，鲁道夫觉得心里不安，但他仅仅少要点儿菜，要的大部分是土豆和萝卜，因为他无法跟他父亲谈论那么细致的问题。

他弟弟托马斯狼吞虎咽地吃着，当然不会有什么心事。除了他母亲，家里唯有他长得金发碧眼，但她已年老色衰，很难称作金发碧眼了。托马斯比鲁道夫小一岁，但长得已经跟他哥哥一般高，而且结实得多。鲁道夫的姐姐格丽卿担心身体发胖，从来不多吃。他母亲只是略略吃几口。他父亲身材魁伟，光穿件衬衫，吃得很多，还不时用手背擦擦他那又浓又黑的小胡子。

格丽卿在郊外陆军医院里当志愿护士助理，一星期工作五天，因为时间晚了，等不及吃甜食，那是一块在厨窗里放了三天的樱桃馅饼。她站起来的时候，她父亲象往常一样开她玩笑。“当心，”他说。“别让那些大兵揪住你。咱们家房间不多，腾不出地方来作育儿室。”

“爸，”格丽卿用责备的口气说。

“我熟悉大兵们，”阿克塞尔·乔达虚说。“要当心。”

在鲁道夫心目中，格丽卿是个整洁、规矩、漂亮的姑娘，他听到他父亲那么跟她说话，心里不大好受。归根到底，家里就只她一个人对战争有所贡献。

吃完饭，托马斯也出去了，他每天晚上都出去。他从来不做功课，学校里的成绩非常糟糕。他快十六岁了，却仍是中学一年级生。谁的话他都不听。

阿克塞尔·乔达虚先到前面起居室里看晚报，然后下去

在地下室干夜活。鲁道夫留在厨房里帮他母亲擦盘子，她洗干净后他擦干。鲁道夫心想，我要是结了婚，决不让妻子洗盘子。

洗完盘子，他母亲又拿出烫衣板，鲁道夫就上楼到他跟弟弟同住的房间里去做功课。他明白自己如果想要逃避在厨房吃饭、倾听他父亲胡说八道、擦洗盘子这种生活，唯一的途径是读书，因此在学校里他的考试成绩门门最优秀。

2

或许——阿克塞尔·乔达虚在地下室一边干活一边想——我应该在哪儿只面包里放些毒药。为了开玩笑。为了随便什么原因。他们活该如此。就那么一次，就那么一个晚上。看看谁吃到这只面包。

他从酒瓶里直接喝酒。一夜过去，瓶里的酒也就差不多了。他的胳膊肘以上和他脸上凡是擦过汗的地方到处是面粉。我是个他妈的小丑，他心想，没有马戏团的小丑。

窗户向三月之夜敞开着，房里弥漫着河里散发出来的水草味和来因河气息，但炉子把地下室的空气烤得很热。我是在地狱里，他想。我拨旺地狱的火做面包糊口。我是在地狱里做派克公司的面包圈。

他走到窗口深深吸了一口气，他那宽阔的胸膛上年老的肌肉鼓了起来，紧贴着那件浸透了汗水的圆领衫。几百码以外的河现在已经解冻，散发出北方的气息，就象过路军队散布谣言一样，这是冬天最后一次威胁性的进军，把冷气在河的两

岸扩散。来因河远在四千英里外。坦克和大炮正在穿越临时搭起的桥。有座桥没有爆炸，一个少尉奔跑着过了桥。敌方的另一个少尉由于没有按照命令把桥炸掉，受军法审判后被枪毙了。军队。守卫来因河。丘吉尔最近往来因河里撒了泡尿。神话里的河。乔达虚的家乡水。葡萄园和警报。无名的城堡。科隆的大教堂还屹立在那里。别的就不剩什么了。乔达虚在报纸上看见过不少照片。家乡啊，甜蜜的家乡，在科隆的故乡。用推土机清理过的废墟，埋在颓垣下的尸体发出来的使人永远忘不掉的恶臭。换了个更美好的城市，就决不会遭受这样的浩劫。乔达虚朦胧地想起他的童年，同时朝着另一条河流的方向往窗外吐了口唾沫。无敌的德国军队。死掉多少啦！他又吐了口唾沫，舔了舔往嘴角耷拉下来的黑色小胡子。上帝保佑美国。他为了来到这儿，都杀过人。他吸了最后一口从河里散发出来的气息，一瘸一拐地回去干活了。

他的名字标在地下室上面的铺子橱窗上。阿·乔达虚面包。二十年前，招牌刚标上的时候，上面的字样是阿·乔达虚面包房，但是有一年冬天“房”字掉了下来，他也没操那份心去把它重新标上。没有“房”字，他照样卖掉那么多派克公司面包圈。

那只猫躺在炉边，拿眼瞪着他。他们从来没心思给猫取个名字。养猫只是为了不让耗子偷吃面粉。乔达虚唤猫的时候，就说声，“猫。”那只猫也许认为它的名字就叫“猫”。猫整个晚上目不转睛地瞪他，夜夜如此。它每天只喝一碗牛奶，此外就看它能捕到多少大大小小的耗子。从那只猫瞪他的神态可以看出，它很希望自己能大那么十倍，大得象只老虎，以

便哪天晚上可以扑到他身上饱餐一顿，这一点乔达虚是确信不疑的。

炉子已经够热了，他瘸着腿过去放进第一炉面包。打开炉门时热气向他扑来，他不由得做了个苦脸。

3

在楼上跟他弟弟同住的狭窄房间里，鲁道夫正拿了本英法字典在查字。他已经做完功课。他要查的那个字是“渴望”。他已经查过“暗示”和“幻想”这两个字。他正在用法文写情书给他的法文老师勒诺小姐。他刚读完《魔山》^①，小说的大部分都使他腻烦，除了描写降神会的那一章，里面的一些爱情场景都是用法文写的，这给他很深印象，他花了很大力气给自己翻译出来。在他看来，用法文谈情说爱是很了不起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整个赫德森河流域，今天晚上决没有另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在用法文写情书。

“Enfin,”——他写道，用的是最近两年来仔细练成的近于印刷体的书法——“enfin, je dois vous dire, chère Madame, quand je vous vois par hasard dans les couloirs de l'école ou se promenant dans votre manteau bleu-clair dans les rues, j'ai l'envie”——这是他想得出来的最接近“渴望”意思的字眼——“très profond de voyager dans le monde d'où vous êtes sortie et des visions

① 德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

délicieuses de flâner avec vous à mes côtés sur les boulevards de Paris, qui vient d'être libéré par les braves soldats de votre pays et le mien.^① Votre cavalier servant, Rudolph Jordache (法文班326).”

他重新读了一遍写好的信,随后又用英文读一遍,他最初就是用英文起草的,当时他就想法把英文写得尽可能象法文。“最后,我必须告诉您,亲爱的夫人,有时我偶尔在学校的过道上遇见您,或者看见您身穿浅蓝色外衣在街上走,我不禁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很希望到您的祖国去旅行,我还产生一些美妙的幻想,仿佛跟您手挽着手在巴黎的林荫道上散步,那城市是贵国和鄙国的英勇士兵们刚刚解放的。”

他心满意足地又把法文信读了一遍。毫无疑问,你要是想变得高雅,就得用法语。他喜爱勒诺小姐念他名字时的发音,念得很正确,“乔达虚”,声音柔和好听,不象有的人那样,念成“乔达克”或者“乔达希”。

随后,他惋惜地把两封信都撕成碎片。他知道自己决不会把信送到勒诺小姐手里。他已经写过六封信,后来也都撕了,因为她会以为他发了疯,很可能去报告校长。当然啦,他也不愿意他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格丽卿或者汤姆在他房间里找到用任何语言写的任何情书。

然而,心满意足的快感依旧存在。坐在面包房楼上光秃秃的小房间里,赫德森河就在几百码外奔流,这时候写信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期望。总有一天他要远出旅行,总有一天他

① 这段法文的意思完全和下文的英文草稿一样。只是最后一句英文稿上没有,意思是:“您的恭顺的仆人,鲁道夫·乔达虚。”

要乘船在河上游历，用一些新的语言向身份高贵的美丽女人写信，这些信真的都要发出。

他站起来，在破旧的橡木梳妆台上凹凸不平的小镜子里照了照。他经常照镜子，打量自己的脸，看看象不象他想要当的人物。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的一头笔直的黑发老是梳得很漂亮；偶尔他还在双眉之间拔掉两、三根黑色茸毛；他不吃糖果，使自己脸上的粉刺减少到最低限度；他牢牢记住不放声大笑，只露出微笑，而且他连微笑也很难得。他所选择的衣服颜色总是非常保守，他走路的姿势也经过研究，总是挺起胸膛，步履轻松，从来不显出匆忙或者轻佻的样子。他总是把指甲锉得很平滑，他姐姐每月还替他修一次；他从来不打架，因为他不想给人揍得鼻青眼肿，脸上破相，或者打得指关节肿起来，使他瘦长的手变了形。为了保持体态美好，他参加了田径运动。为了闲时消遣，他就去钓鱼，有人看着的时候他用晒干的死苍蝇作饵，其他时候用虫子。

“您的恭顺的仆人，”他用法语对镜子说。他希望说法语时自己的脸变得象法国人，就象勒诺小姐在课堂上讲话时她的脸突然变得象法国人一样。

他走到当书桌用的黄色小橡木桌旁坐下，顺手拉过一张纸铺在前面。他搜索枯肠，努力想象勒诺小姐到底长的什么模样。她身材相当高，臀部平坦，胸部高耸，大腿细而直。她穿高跟鞋，戴缎带，抹许多口红。他开始画她的像，起初画一张穿衣服的，不算太逼真，但有两簇髻发垂在耳前，嘴的轮廓很显明，涂得黑黑的，颇能使人觉得有点象。随后他努力想象她不穿衣服时的样子。他给她画了一张裸体像，坐在一张圆

凳上拿了一面小镜子照自己的脸。他盯着自己的手工。啊，老天爷，但愿真有那一天！他撕掉了这张裸体画，心里感到羞耻。他活该住在面包房楼上。一旦让楼下那些人发现他在楼上想什么和做什么……

他开始脱衣上床。他光穿着袜子，因为他不愿睡在他底下房间里的母亲知道他还没睡。他每天早晨必须五时起床，骑着一辆带拖车的自行车送面包，他母亲老是埋怨他睡眠不够。

将来等他有了钱，有了成就，他可以说：每天早晨我五时起床，不管晴天下雨，都得往车站饭店、爱司餐厅和西诺斯基酒吧间送面包圈。他真希望自己的名字不叫鲁道夫。

4

在卡西诺电影院里，埃罗尔·弗林^①正在杀大批日本人。托马斯·乔达虚坐在电影院后排的黑暗中，嘴里吃着牛奶糖，这包糖是他用一只铅角子从门廊的自动售货机里偷来的。他是个制造铅角子的专家。

“给我一块，哥儿们，”克劳德说，口气强横，象电影里的匪帮给自己的枪杆子要一夹45毫米口径的子弹似的。克劳德·丁克尔有个叔叔是神父，为了消除这种亲戚关系的有害影响，他说话总是用很强横的口气。汤姆扔过一块牛奶糖，克劳德接住，大声咀嚼着。这两个孩子都半坐半躺地歪在座位上，他

^① 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

们的脚搁在前面的空位置上。他们象往常一样，是从一个去年撬松的窗栅里溜进电影院的。窗栅原是用来保护地下室男厕所的一扇窗户。有时候，为了装个样儿，他们走上入场时，总有一个故意不扣裤子钮扣。

汤姆已对影片感到腻烦。他瞧着埃罗尔·弗林用几种不同的武器干掉一排日本兵。“Phonus bolonus^①，”他说。

“您讲的哪国话，教授？”克劳德说，玩他们的把戏。

“那是拉丁语，”汤姆说，“扯淡的意思。”

“懂的语言真多，”克劳德说。

“瞧，”汤姆说，“前面靠右的地方。那个大兵跟他的女朋友。”

在他们前面几排的座位上，坐着个士兵和姑娘，拥抱在一起。电影院空了一半，他们坐的那一排和后面的几排都没有人。克劳德皱起眉头。“他样子挺魁伟，”克劳德说，“瞧他的脖子。”

“将军，”汤姆说，“咱们黎明进攻。”

“到头来你会进医院，”克劳德说。

“要不要打个赌？”汤姆一甩腿，放下搁在前面椅子上的脚，站起身来，朝通道走去。他走路没有一点声音，那双穿运动鞋的脚踩在电影院地板的破旧地毯上很轻巧。他老穿着运动鞋。你必须站稳脚，随时准备拔脚飞跑。他耸起双肩，运动衫里面的身体结实而轻健；他又把肚子往里吸，觉得勒得紧紧的皮带下面的肚皮结实而平坦，心里很惬意。现在已作好充

① 发音象拉丁语，似根据英文 phoney boloney 瞎编的，意思是“假来劲的废话”。

分准备。他在黑暗中微笑着，开始兴奋起来，每逢选择对象作准备的时刻他都有这种兴奋感觉。

克劳德不安地跟在他后面。克劳德瘦长个儿，细胳膊，长鼻子，嘴唇松弛湿润，那张松鼠脸象一刀劈出来的。他近视眼，戴着眼镜，但并不使他的那副尊容更好看些。他是个出主意和幕后指使的，一出事儿就象公司的律师顾问那样溜之大吉；学校里的书本他几乎从来没打开过，但他连哄带骗，总能使老师给他好分数。他身穿一套黑西服，打着领带，象个文人似的微驼着背，走起路来脚步蹒跚，仿佛带着几分歉意；他貌不惊人，一副谦恭、温厚的样子。他富于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却发挥在对社会施暴行上。他父亲在博伊兰砖瓦厂主管会计部门，他母亲从圣安妮学院毕业，目前是征兵委员会主席。有这样的背景，加上他叔叔是神父，他自己又有那副看来毫无恶意、却多少有点使人讨厌的外表，因此克劳德在他的阴谋世界里能横行不法而不受到惩罚。

这两个少年顺着一排排空位子走过去，径直坐到那个大兵和他女朋友背后。大兵正把他的一只手伸到姑娘的衬衫里任意摸索着。他没脱下军帽，任它高高地斜顶在他的脑门上。姑娘的一只手放在大兵的膝间。大兵和姑娘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并没注意到这两个少年到来。

汤姆坐在姑娘背后，她身上的气味很好闻。她洒了好些花露香水，香水的气味和他们正在吃的一袋爆玉米花的黄油、牛奶香味混在一起。克劳德坐在大兵背后。大兵脑袋很小，但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的军帽挡住了克劳德的视线，遮住了银幕的大部分，克劳德得把身体左右转动才能约略看到一些。